

T2737.7/8162 (19)

19

CM	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頌天臚筆卷之十九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吳門布衣金日升編次

訟寃

戶部廣西司郎中劉應遇題爲天下有六
大苦情神人共憤謹據實畧陳仰祈

聖明矜豁處分以快人心以光朝政疏

竊自權璫煽虐以來彼以爲魁柄在手可保
神叢無恙不料今日有殄滅也自内外交毒
以來海内臣民亦以爲湯火益熱必無旦夕

之生不料今日有歡呼也天祚

聖明龍飛繼震以磐石 社稷衽席生靈而翦

極元兇出自 睿斷十月二十六日以前尤

溫詞雨露絕其睥睨之奸二十七日以後遂

立奮雷霆掃其奧援之路累年所不能去之

大奸不兩日間正法手真

大聖人神機遠畧非外廷臣工所能管窺萬一

矣今昌言日納仕路漸清臣等惟有歌詠太

平復何陳乞但臣本楚人孤蹤寥落幸以乙

榜部郎為逆璫所不屑斧鉞之人而

先帝彌留之日首惡權臣猶以私揭株陷註臣

為楊璉親家幾遭馬口然臣實與璉為姻親

進退維谷廷臣中多憐臣危臣者幸

皇上御極票擬歸閣頂踵餘生得延今日皆

皇上之賜也

皇上而不念枉死諸臣則寧噤口忍血以埃公

評

皇上如垂念乎則臣亦習知其畧雖

仁主所不忍聞臣固不忍言者也謹追情苦狀
爲

皇上陳之

一曰諸臣逮繫之苦自楊漣二十四罪之疏
請斬逆璫魏忠賢而海內縉紳之禍從此始
彼時羣奸合謀殺漣尚苦無題目也復因高
攀龍有叅屬官賍私聽勘之疏而奸臣翻身
入幕一手障天逆璫殺機遂至膠附而不可
解尋且借題封疆而緹騎四出矣漣身事

三朝親受

光宗皇帝顧命輔

先帝爲堯舜豈料直言未納而身已爲膏斧哉
且漣在朝正直居鄉廉謹天下所共知一聞
逮繫郡縣震驚士民仗義欲奪漣而禁官旂
德安城外衆集至數萬幾成揭竿之變府道
開諭不能散漣帶刑具出城叩乞父老勿譟
恐累族誅然後得解各州縣村市爲漣設醮
祈禱生還者至數百處比就纍車士民送漣

就道者以萬計下至老嫗菜傭瞽瞍乞兒亦
爭持一錢以贈璉官旂感泣爲具資設醮禱
于關帝廟河南州邑無不爲璉請禱自備資
糧送璉至黃河者以千計而八十老母及三
子僅出城永訣尤恐見繫乃璉果不生還矣
無端羅織骨化形銷望斷倚閭之老母冤慘
至此璉安能瞑目乎璉行次許州有舊識吏
部郎中蘇繼歐持名帖送飯一席遂被偵探
尋以楊璉死黨削奪懼禍自經矣叅屬官之
高攀龍以被逮登舟投江不起矣此推之激
變者不止一蘇州慘毒者不止一璉臣所爲
告苦者一也

一曰諸臣獄死之苦自楊璉被逮下鎮撫司
而諸臣之續逮者皆不付司寇矣借賊加刑
因速其斃楊璉之死體無完膚童僕驚散得
旨而後敢殮又值暑月屍供蠅蛆身被重傷
僅以血濺舊衣裹置棺內此則其受 顧命
鋤奸邪一場結果也有人心者獨不憐乎門

生宰相四字尤激逆璫之怒于是有發其點
竄疏稿而被誣殺者詞臣繆昌期是也有爲
友募貲許友結姻而被誣殺者銓臣周順昌
是也尤可恨者太監李實一疏污蟻數賢俱
至殺身此逆璫威劫廷臣所萬不能得而串
同類腹心爲之者

祖宗朝有此法紀乎

累代培植之忠臣義士盡冤沉于文網天地腐
心鬼神飲泣王恭厥稀有之變豈非此稀有

之冤致之哉臣所謂告苦者二也

一曰諸臣追賊之苦自借題封疆以殺善類
而楊璉坐賊二萬矣顧大章懸坐賊四萬矣
天下誰不知爲莫須有之案而威權所劫即
一二強項之臣亦咋舌不敢爭矣諸臣坐賊
皆冤而二臣爲最二臣皆極苦而璉又爲最
璉生平砥礪名節家產止數百金不足供官
旂犒賞旅食之費况于賊乎遂使妻子囚于
獄卒云硯書亦充官貲有司不得已而親友

之產盡矣又不得已而富民之產盡半矣又不得已議設印信緣簿遍募郡縣矣至佛寺道觀之錢糧多爲充賦矣而好義士民但願助金不願書名恐一涉偵伺遂罹顯禍

皇上以爲何等景象何等威靈乎今璉老母住于城樓男婦棲于客店旣無寸土可置遺骸亦無一人敢于借貨暴露何堪結艸掩覆而猶有未完之賦囚子勒比地方官姑爲虛數報完冀全孤免族亦苦之極矣况完賦諸臣

有挈族盡逃海濱爲殫厲之民者諸臣之子有死于獄死于途爲晝號之鬼者殺其身破其家復絕其祀而乃邀反正之奇勲開國公之上爵夤緣捷徑以殺戮爲富貴之媒倘諸臣忠魂不泯謁見

先帝于在天當不知如何悔悼也臣所謂告苦者三也

一曰仕途去就之苦自門戶株連如火燎原不獨被譴者旣無樂生之意雖陳列者亦無

安枕之情至請假請病之臣竟有被削奪格
 死者即如臣兩度入京足前心却勉就班聯
 不敢乞去刀山劍海寃夢皆驚萬苦千辛幸
 逃食息如臣一人之苦可知諸臣之苦矣三
 年來四方孔道民間無敢偶語者驛使停驂
 即臥榻間無敢提一魏字者身在京華童僕
 往來無敢帶一家書者去國諸臣典衣覓騎
 蕭條狼狽全無士氣而一經削奪門無敢謁
 郊無敢餞者雖師生戚友之誼亦蕩然掃絕

豈道路以目之世界乎臣所謂告苦者四也
 一曰新進禁錮之苦凡推陞題差株連被累
 削去者諸臣已纏纏申雪 勅令銓次起用
 矣乃有初列班行或未經授職據遭永斥者
 不尤可矜原乎臣奉差吳中諗知詞臣文震
 孟陳仁錫姚希孟鄭鄮矜名砥行博學宏詞
 震孟廷對策內有 中旨斜封之語早為逆
 璫所啗後疏陳日講故套少所啓沃遂為逐
 客而鄭鄮疏陳留中恐有假竊亦并斥去程

頁... 公寬... 劉民部

良籌中乙丑會試此未啣一命之士也當日叅疏原無名目何以借旨除名又非當官溺職何以永不叙用乎且

聖謨洋洋謂分門別戶已非治徵乃放棄名儒阻抑新進孝子無事親之歡忠臣無報

主之路臣所謂告苦者五也

一曰廷臣被劫之苦自忠良陷殺以來比舍生取義者惟勲臣朱國弼一疏而已逆璫寵勢積重客氏又暗行恐嚇即

先帝亦且被劫至不能保宮妃全訖親又何難奪爵網吏預懾鳳鳴之氣乎惠文珥筆之儒無鐵券金章可護身免死而欲以家族易名節亦人情所難矣臣之留身事

主守口待時不爲無意頃京師乃有三楊之號然皆裂襦而無益今止輦而有餘則所遇幸不幸也生祠一事孫如洌傳單不一諸臣恐騰謗蒙禍無敢後者則駢語核結諛言日至豈果皆忠賢之私人乎臺臣云疏揭一入家

籍沒而身蓋粉黜臣所云啞子茹蘗者亦實情也臣所謂告苦者六也臣言止此矣不敢

復言矣抑臣猶有請焉臣所司者餉也今邊

餉匱乏臣與堂官焦思束手逆璫攘攫私第

者籍沒既盡自當還之大內但鳳陽蒙遣之

日尚買布袋千餘所裝何物南來商民見其

車載百輛驟載千騎此非內帑積貯亦民間

膏血乎聞忠賢欲歸河間彼造有磚城萬雉

第宅連雲恐以飽颺之鷹為負隅之虎是以

重資借寇者也臣請

皇上次第籍沒并將原籍家產變價充餉亦足

濟邊燃眉之急消內外叵測之憂矣至于諸

臣含冤始末臣不能知其萬一但畧述冤苦

如此然伏讀

聖諭一則曰借 旨擅殺敢諫忠直之臣一則

曰誣捏賊私立斃多命朝野臣民所囁嚅未

敢言者

聖明先電照之矣今楊璉二十四罪之疏具在

忠耶邪耶直耶媚耶當得有辨之者伏乞

皇上沛發德音將逮死諸臣免其未完贓銀釋

其囚徵家屬以慰天下臣民忿恨憐憫之意

耳并將文震孟陳仁錫姚希孟鄭鄮程良籌

起用聽選以彰大公之治將太監李實與魏

忠賢明正典刑以稍慰諸臣不瞑之鬼亦前

旨所云丕煥新猷之快事也伏望

聖明裁察如果臣言不謬即乞

勅下該部施行

天啓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奉

聖旨權奸竊柄煽害慘毒異常覽奏諸臣苦狀

朕為惻然逆惡魏忠賢原籍房產盡沒入官

已有旨了其逮死各官已徵在官既經奏報

者該撫按查實解進未完的都與豁免家屬

悉與釋放所薦諸臣分別錄用俱有旨了該

部知道

刑部主事耿應昌題爲乾綱御極 至德
難逢敬獻刑官一得之愚以廣

聖主如天之澤疏

臣竊惟古之至聖極神必稱堯舜而尼父贊
之則曰蕩蕩無能名非不欲爲實有不能名
者蓋舉所謂聖神文武虜謨擬今而終不足
盡其變化遊于覆載之內遂不覺望洋而嘆
耳臣比來見

皇上處置魏忠賢及崔呈秀等始而量同天地

若不欲驟拂

先帝之心既而迅若風霆正所以善述

先帝之事舉七年盤踞之神奸千古肘腋之大
蠹羽翼已成根株難拔者一旦而去之如孤
雛腐鼠非特

九廟有靈實係一心獨斷且所以處置者又
不先不後不緩不急使其有口而不能噬有
爪而不能攫密勿之上剛柔競求之妙小
臣已不能贊一詞矣而又見比來九邊盡撤

內璫檄歸皆羣臣益加額而祝曰

天子萬年蕩蕩難名哉蓋曩者神堯之炫爍必
待於虞舜之繼而張文忠孚敬之撤鎮守也
亦在嘉靖十年今

皇上御極纔兩月耳而作用已如此矣以今視
昔不啻過之

君德至此遂爲第一君德

相業亦遂至爲第一相業臣雖起家蔭胄而

先臣曾以立官侍

聖主佩服先訓遭際

聖明竊思以塵露之微仰禪滄海以螢火之光

上濟

日月然今在刑言刑終不敢啻及一語列爲四
款惟

皇上垂聽焉

一曰釋累臣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千古
聖神祈

天永命之道近年以來自忠賢弄權摧折縉紳

而累朝培植之冠紳且不如番夷偵帥之

罪今囹圄中累累多人臣昨視事提牢目擊

情形之慘細叅招案益逾縲綽之冤邇來蒙

皇恩詔釋重囚幾二百人而諸臣尤未沾曠蕩

無非懾于威勢阻于避嫌耳昨臣堂官請

旨擬釋有五人焉真幽谷生春長安歡聲雷

動矣臣得擬以五人冤狀爲

皇上細陳之如

原任遵化道耿如杞等才望素彰當邊事擾

攘之時而

先帝擢之重地莫必有當于疆場而以不申建
祠不迎塑像遂捏扣糧獵冒逮擬重辟豈兵
道而有監守乎此臺臣李應薦疏爲虧枉而

臣堂官請釋于

皇上者也如

原任蘄州道胡士容夙負節鉞之才且爲賢
勞之首惟其治臨呈秀之鄉而呈秀之宗族
門客無不撓法瀆請而士容絕之呈秀捏視

騷擾驛遞侵欺錢糧之條逮而重擬夫監司
而有錢糧之責乎此固臺臣李應薦疏爲虧
枉而臣堂官數以請釋于

皇上者也如

原任御史方震孺巡按河南不能調停經撫
不爲無過然法司之招不出乎震孺但能口
言之耳能代經撫而身爲之耶當大璫束濕
之時中旨之駁而法司三爭震孺之案明
矣忠賢深求羅織即坐震孺以逃而且非逃

古今有無律之罪乎况前任御史毛 未損
其偉望而嗣如震孺便幾殺身故科臣霍維
華之疏以為定論而視師尚書張鶴鳴原勘
之疏豈俱黨震孺者乎此 臣 堂官所以請釋
于

皇上者也如

原任大理寺少卿惠世揚者狂妄多事目中
無人猶皆自取而 臣 細閱世揚招案交通之
事原無實證如世揚而以交通論死則今之

為權勢所迫而譽忠賢者亦多矣法可繫加
乎即或世揚之罪與孫慎行趙南星等同項
者南星等已蒙 恩詔遂首丘矣而徑欲獨
殺世揚耶此 臣 堂官所以請釋于

皇上者也如

原任戶部主事李柱明倉差半載萬里孤踪
止因為惠世揚門生查世揚為忠賢入逮春
明柱明以師生之誼差長班一帖迎囚師于
宣武門外偵卒以事件者聞之忠賢而拮據

監守律坐之不亦冤乎此臣堂官所以請釋于

皇上者也臣鞫五臣之冤而請釋累臣亦敢以候 恩詔也伏候

聖裁

一曰遵法律古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

君堯舜終無術則律也者固

聖君賢相所以平治天下而畫一守之者也况

高皇帝律令損益百王猶為千古定案

聖子神孫所宜世守之者舊年因王恭廠之變

先帝勅諭有云以後子孫永不許下從重擬之

旨著為令大哉 王言為

高皇媲美矣而竟為忠賢所阻抑不一月而從

重如故于是園土之中有問重罪而無律者

有不用律而任意一加再以快忠賢之意則

可耳遠何以服天下萬世近何以服被罪者

之心乎今後似當盡洗陋規惟律是守查諸

累臣有與律不合而為忠賢所故加者盡赦

之是亦廣

皇仁而遵

祖制也伏乞

聖裁

一曰重詔獄鎮撫司係 朝廷詔獄原不輕
用前朝縉紳下獄者即罪所當懲尚有優卹
之意自忠賢用事非鎮撫司朦朧殺人不足
以快其意而掌北司許顯純者則忠賢義子
也所誅殺一取忠賢之口而士紳之命如犬

豕不如矣殺之未已也又欲支解腐其體故
淹留其屍即奉有至親領埋之旨而殘骸業
已寸碎嗟夫此誰非

皇上之臣子而荼毒若是語及至此夫受冤而
顯純又加慘惡而征收比賦諸臣現在刑部
可問也伏乞

聖明洞照北司之爲鬼窟一切事情俱無輕付
詔獄亦所以庶

皇仁也伏候

聖裁

一曰禁告密者今當

堯舜之世風聞言事有諸臣矣巡緝禁旅有京營科道矣申理冤枉有五城御史及法司矣用告密何爲而忠賢之爲此者蓋亦知自己攬權殺人恐人心不服所爲膽虛也故借告密之舉動輒制人于危法不曰妖言則曰咀呪無貴無賤呼爲祖爺而閨門嚴闈之間俱不得安其性命矣且于各衙門中火者公然

說事其未允當未有不色變者也今忠賢旣已正法則弊政亦當革之番役事件似當永杜且瑣細壤瀆之事何足以塵

天聽也伏候

聖裁

以上四款平平無奇然天下之事致于平而已矣至如

原任叅政胡維寧舊當邊事亂爲波及之時而維寧獨超免于許論之外止因忠賢坐派

游士任賊銀苛至巨萬維寧奮然烈士之槩
一肩替死今絕產敲髓而未暢忠賢欲殺之
機且雙盲錮疾已奉 恩詔比之建奇勛竇
承武猶可原也若刑曹應罪合律者不過二
三含冤無律者十有八九臣不能盡爲
皇上陳之并祈

聖明萬機之暇置重囚刑策一本存于 黼座
之勞天下自此無冤矣伏乞

聖明留神俯賜採擇施行奉

聖旨見第一卷旌
忠下

工部員外王振奇奏爲軫恤冤臣懇乞

聖明亟賜優錄以普 皇仁疏

臣伏見郎中身故萬燬者前以疏言職掌指
斥權璫致干

聖怒杖削爲民閣臣申救無及臣堂官疏請矜

宥不得致燬以苦楚慘殞旅櫬血肉淋漓衾
棺不具白髮無依士庶童叟共爲雪涕我

皇上聞之必有惻然感動者矣至燬垂歿語

陵工未竣 國恩未酬忠貞心事九死不回

我

皇上聞之必有翻然嘉獎者矣夫燦豈不知交
歡內侍儘得好官尸素優悠儘可無歸而恪
遵職守仰成

聖孝

皇上雖罪其戇必鑒其忠杖削旋示從輕
皇上憐其才以終其用而不虞遂至此極也羣
闈叢毆先已碎身痛餘受杖何堪殘喘

皇上不欲燦死而權璫偏欲燦死廷杖不致燦
死羣毆先致燦死雖燦氣壯山河魂歸霄漢
燦得死所但傳之海內垂之後世史冊曰天
啓四年爲觸忤宦官杖斃郎中萬燦以

聖祖

列宗二百餘年未有之慘殊駭聽聞虧損
聖德今燦已矣幽冥負此人矣我
皇上褒忠獎直先後收錄遷謫諸臣以迨

先朝遺直悉荷旌揚豈現前死忠顧靳帷蓋
之卹卽 陵工刻期告竣惟燦宣力實多公

忠旣在應褒勞績又所宜軫倘荷

皇慈憫念嘉與追復贈錄以明轉圜之度至聖也
也以垂勵忠之典至仁也以昭日月之更至明也
以作靖獻之風至義也一舉而數美備臣等敢不効愚忱于分內耶伏乞

聖明垂察焉

天啓四年七月十五日上

奉

聖旨

戶科給事中瞿式耜題爲特表忠中之忠

清中之清慘中之慘懇特賜殊旌以風頽

運并乞優卹寃獄幽寃以回天和疏

蓋嘗聞褒忠獎直乃帝王勵世磨鈍之大權

拔異旌善尤聖人顯德闡幽之妙用自閹賊

魏忠賢與姦相魏廣微表裏爲奸羅織忠臣

誅鋤義士一時慘死諸臣詎可置短長于其

間哉顧就其中屋漏盟心純乎

君父家如懸磬節比秋霜詔獄之際開千古廷

尉所未有之刑畢命之時受千古忠臣所未
經之痛則于諸臣中獨揭三人焉曰楊漣魏
大中周順昌三臣以公忠發憤而遇禍災天
下亦了了見之矣然亦混跡于同死諸臣之
中而未有能發其幽光者夫漣何如人也自
爲諸生孝友端方慨然以澄清天下爲已任
家徒四壁志氣軒如其筮仕臣鄉常熟也鐵
面冰稜吏胥不敢仰視而愛民如子即嬰兒
婦媪咸得自盡其情蒞虞五年不名一錢百

廢具舉錢糧之絕

火耗

上下百年

僅見漣一人耳入計時止餘兩袖清風欲送
其老母歸楚至不能治裝以去及居言路揚
清激濁屏絕餽遺寒素之風依然白屋但言
及國家之事未有不耳熱而面赤如念其
祖宗父母牽腸刺心談及

神祖

光宗未有不涕泗交下故其臨死之日亦旁無
一語但呼

高皇帝陛下而已逮繫之日漣自湖廣達京師
三千餘里隻身策蹇未嘗一日肩輿未嘗一
日騎馬偕入都門小民有歎息楊都御史清
官今日何至于此詰朝而歎息之人斃命于
廠衛矣誰復敢私語稱其寃者漣死于溽暑
踰四日方奏聞比領尸骸手指腫爛欲斷足
之聯于脛絲毫耳迨下令湖廣追贓漣傾斜
一屋所值幾何漣母棲城樓諸子乞食以養
之縣官無可柰何爲設櫃于四門遠近士民
爭來投櫃納至萬餘金矣夫應山非甚富饒
也惟正之供猶自難完而爭爲漣納者豈能
征發期會哉夫人臣抗節直言慷慨殺身歷
代史書常亦有之如漣之貧不言清勞不言
功從容就死無怨無尤方之宋岳飛本知十
二金牌出自秦檜之手而俯首就戮斯亦可
謂人臣之特矣若大中何如人也大中爲孝
廉十餘年足跡不一至郡縣之門設
欣然自足自成進士以至授職行人擢選諫

職從未嘗受人一錢官至吏垣猶賃屋以居
無一祿一瓦邑中豪強與縉紳家凜然畏如
嚴師而獨于閭里小民如家人父子逮之日
微臣與南京吏部主事魏浣初往送之見合
邑哭聲震天搥胸踊地黃童白叟無不皆然
又覽追贖之疏不過里老代完銀若干而士
大夫代完銀若干大中書劍賣質銀若干而
已當魏璫虐焰熏天耳目布滿之日使大中
不真賢豈能號召士民爲之還贖使大中不

真賢豈至此時而有司之敢如此上聞乎大
中同官旂過常州知府曾櫻見之潛然淚下
大中顏色不變慰之曰臣子死于王家男兒
常事何必爾爾櫻捐俸奉百金托詞臣鄭鄭
轉致大中堅持不受曰譬如發婦孀居數十
年垂死中偶動一念便屬失節簣華而皖不
敢以此易也嗚呼櫻固賢大中猶不易矣至
其詣鎮撫也大中受殊刑未死獄吏以藁席
捲其肢體倒豎于地如是三日啓而視之大

中目精猶轂之轉輪既死魏賊令獄卒毀其尸故大中骸骨未全初大中之下獄也嚴戒其子學泚曰吾當死子不當死子死而寡母誰侍幼弟誰教因不令其子之至獄門一步比學泚扶柩而歸猶未知大中之死狀至病中忽聞之一號而慟再號而絕嗟夫子孝臣忠萃于一門矣若順昌之死則又異焉順昌賦性清嚴嫉惡如仇即親朋不少假借官福州司理墨吏望風咸解綬去值稅璫高案肆

毒順昌方署府篆挺身抗其鋒民賴以靜忤璫之聲喧播朝野擢居吏部一洗敝習四方貽牘絕不敢通請告歸籍止用肩輿一乘行李二擡而已里居時徵臣時一過訪之見其田無數畝屋無數楹蕭然如老衲寒僧意豁如也魏大中逮過閭門順昌以大中必死親詣其船縷縷問其家事遂以女許大中之孫緹騎以聞璫銜之最毒遂假手李實一疏逮矣賢臣七人而順昌與焉順昌居鄉不畏高

門不侮鰥寡等之大中以故俄頃之間吳閭
 數萬士民狂號亂哭衆憤所激擊死官旂幾
 成大變順昌跪而哀求謂爾殺官旂而又不
 散貽我不忠且滅我族小民無柰順昌之哀
 詞而後散去民誠無知而順昌之生平亦略
 可見矣初諸臣之逮至也魏賊使人給左光
 斗曰爾輩第不辯一言當俾爾等生還于是
 光斗誠謂諸臣曰我輩留此身異日尚可爲
 朝廷用今日徒死何益是以諸臣無一言然

終以死順昌實憤之故至鎮撫司而唾罵者
 唯昌耳而昌因此被刑尤烈昌已死踰墻而
 擲其尸于夾道中巡卒撫其屍以磁鋒割其
 股血漬而甦復荷械至錦衣堂上昌觸石碎
 首血濺凡案罵魏賊不絕復加重刑立時殞
 命使諸臣之死盡如昌魏賊或亦爲寒心也
 此三臣者其清風高節無愧于高攀龍鄒元
 標而死事之奇慘過之死事之奇慘諸臣多
 有相同而清之至極忠之至純三臣似尤覺

公天賜筆 卷九
二十六 暑終
振衣千仞之上今楊漣旣已蒙謚祠祭葬無
勿兼舉天下感 國家待大臣之禮不薄而
大中順昌僅蒙贈廕祭葬而未有謚祠臣以
爲

聖上御宇必有一番越格超常之典以優忠節
之士如漣如大中如順昌者方之前代則楊
震范滂之流即求之 本朝亦海瑞劉球之
匹此即得一人焉已足砥峙頽波乃三人旣
並生于一時而三人被禍之慘亦并集于一

時上下古今指可多屈似應將三臣特加旌
表于贈官廕謚之外總 勅賜一祠仍給一
扁額俾三臣生前爲第一清忠之品死後亦
邀第一 褒卹之恩且三臣臭味一同英靈
不散其盡忠以報

皇上固不以存歿而殊恩且使薄海內外知
大聖人待純忠亮節如此其殊異優崇孰不剡
腸瀝血以圖報稱其所爲鼓舞激勸之方猶
遠出于尋常旌典萬萬也抑臣于是而有感

于天時之驕旱不雨也豈以

皇上之精誠而不能格之冥漠昔有匹婦含冤而
六月飛霜者今魏忠賢之冤獄豈止匹婦而
已乎其已蒙

皇上之恤錄者祇皆官僚也而青衿之立斃窮
民之橫死獨非

天地生之

君父育之者乎其斃于鎮撫司者或猶聞而知
之其無端而斃于東廠者不但人不知其事

抑不知其姓名矣杳杳幽魂其肯瞑目乎臣

以爲宜下令鎮撫司與東廠衙門凡魏忠賢

六七年所殺之人盡數查出或有其夫已死而

其妻不能存或其父已死而其子不能存或

其子已死而其父不能存其有活者皆令所

在有司略與優卹或竟有父子兄弟盡無所

存而冤鬼茫無所歸者則下禮部爲壇以招

諭之昔鄭伯有爲厲子產立後而厲息况

帝王之臨天下也明以治臣民而幽以治鬼神

其道不能備廢且昔日無辜之臣民橫受魏賊
之慘死而今日無辜之百姓又以死者之怨
氣而受天災之旱疫是何魏賊之流毒無窮
期也故弔死理冤又今日挽回 天意之要
義也伏乞

皇上允

臣

所請即

勅該部速議

卹典具覆

立賜施行

崇禎元年 月

日奉

聖旨

見第二卷旌忠下

耿兵憲

公名如杞字樸公山東館陶人登萬曆丙辰進
士初授戶部主事己未陞兵部職方司郎中甲
子出副藩憲性鯁直有志節高標孑立海內仰
止時逆璫竊柄久虐燄赫赫逼人所在建祠樹
棹楔恐後公備兵遵化獨持不申請璫所遣視
師二璫出閱邊堡一開府大帽戎裝尾其後公
獨強項不一見及懸像喜峰總鎮以下皆五拜
三叩呼千歲如嵩祝禮公屹不動觀冕旒狀益

憤甚曰天無二日吾頭可斷豈屈膝闡豎之前
乎偵騎聞密以告璫璫大怒立授旨開府者劾
之矯 旨逮公萬民號呼板轅塞道及下鎮撫
獄時彪弁許顯純希璫旨必欲置之死公骨斷
肉消死復甦甦復死者數矣丁卯冬

聖天子御極臺省部署交章訟公寃得

旨復原秩不兩月晉僉都御史公具疏力請歸
田而愈荷

天眷倚任焉

原任遵化道兵備副使今復職耿如杞奏
為 聖主殊恩難報累臣萬苦堪憐謹述
當日強項始末并下獄荼毒仰懇 天慈

矜察准 臣 回籍調理以便圖報稱塞疏

臣 竊惟逆璫魏忠賢非王振劉瑾之比也三
四年來禮樂征代生殺斥陟隻手握定內府
劫盜一空私人徧置中外司馬昭之心路人
知之久矣要且包藏禍心籠罩一世則自頌
功德建生祠始去年冬舊撫臣劉詔繼潘汝

公天賜筆 卷之五
頑而上建祠之疏恠臣不肯呈詳密商陶文

取忠賢畫像懸在喜峰欲以脅臣之門下官

稟臣云此趙高指鹿爲馬之意昨撫院與副

總兵來俱五拜三叩頭呼千歲今不可以不

拜臣叱之曰天無二日吾頭可斷吾膝必

不可屈已見其像又冕旒也氣益憤甚半揖

而止文怒乃馳報忠賢忠賢大怒立傳塘報

劉鳳翔一夜馳至遵化勒令劉詔劾臣詔遂

不會總督及按關兩御史而特出糾疏矣隨

附密稟金盃玉器投忠賢忠賢賞鳳翔錢十

千而出告詔家人曰老祖爺甚喜遵化道逮

矣明日旨不果遣緹騎逮治嗟乎當是時

臣豈不知一強項禍遂叵測也哉第念魯仲

連以游談布衣義不帝秦秦兵爲却四十里

孔融高志正氣以抗曹瞞雖爲所殺終操之

世睥睨漢家神器不敢動何哉忠臣義士有

以斬奸雄之心而奪其氣也以故臣慨然就

道視死如歸語云士可殺而不可辱孰知臣

既被逮而臣之僇辱慘甚乃不可勝言也臣

登檻車滿城官吏士民哭聲震野送至百里

外臣子扳綏號泣臣以鞭擊馬首遂與永訣

及入北鎮撫司則忠賢兩矯嚴旨而許顯

純酷虐士人甚於盜賊反叛臣皮盡血枯筋

絕骨露展轉上炕者兩三月懸坐賊銀六千

三百兩需索甚苦臣田廬賣盡輿馬毀盡冠

帶簪珥書劍無不變盡於是鄉親年友舊治

士紳醵金走間道代臣完贓又為臣宛轉稱

貸而臣乃得送刑部刑部審臣當得大辟蓋

欲以殺劉鐸者殺臣是時押赴市曹者日日

有聞命危朝露截番之徒不時蜚語臣之子

侍乃扮作廝役以避踪跡朝審之日荷械通

衢文武士庶莫不掩面酸鼻誰敢開口為臣

鳴冤幽囚九月無復人形徐問臣家而家之

伶仃蕩析愈不可勝言也臣出遵化城時劉

詔不容臣妻孥在衙僦居民舍又聲言并逮

籍羈留月餘典衣糊口止餘一馬又令中軍

公天賦筆 卷九
奪去乞一火牌不可得乞一步卒護送不可
得少婦嬰兒雇脚驢宿野店千里長途顛廢
萬狀臣里中訛言亦謂魏太監籍沒臣家舉
家之人獸驚鳥散以致臣兄先亡臣妻服毒
傷哉念臣身非叛逆家屬非逆孽何遽被禍
如此數欲飲藥吞刀又以自經溝瀆爲恥豫
讓曰凡吾所爲者極難得以愧天下後世之
爲人臣懷二心者夫一徃之痛易忍耳千死
萬死以至求死不得豈不痛哉幸賴

宗社有靈篤生我

皇上千古一大聖人不動聲色神奸距脫以絕
巨惡各被天誅劉詔許顯純等姑行罷斥立
允臺省部署諸臣之請有臣旨出臣於獄准
復原職

天語鄭重謂臣情罪可原謂臣具見風節嗚呼

臣何人斯荷此寬典臣常倣國朝二百

六十年罪臣釋放者固多復官者絕少即如
先臣瑄不拜王振之誣以受賄論死及其解

公天賜筆 卷九
網亦只放歸田里從容起用乃知我

皇上固堯舜以來未有之經臣蒙天恩亦

祖宗朝以來所僅見之恩也臣餘息殘軀皆

我

皇上生之矣不盡捐糜以報我

皇上雖犬馬堪比哉故臣所欲致者身也臣肢

體漸廢奄奄銷亡安能蒞官受事至于妻子

待人舉火債主叫號其門而令臣歸家再上

祖先墳墓蘇息沉疴與罪拏抱頭痛哭一場

亦人情之所必至而

天心之所大矜也臣小臣不宜具疏控辭奈今

方候補無撫按官為臣代題不得不自行陳

乞伏懇

聖明始終擴好生之心憐臣異常痛楚容臣回

籍調理倘不即填溝壑所以報

陛下者日正長矣臣無任迫切待

命之至

胡憲副

公名士容字仁常湖廣之廣濟人登萬曆庚戌
進士除蘇之嘉定知縣均役清賦革去煩苛以
化民成俗課最江南值長洲缺令當事者難其
人調公任甫下車緝擒窩訪衙蠹打行數十人
荷械通衢伏法致死闔郡稱爲神明舉賢獎善
唯恐不及事詳文太史震
孟兩邑治行記邑之東曰婁江自宋
丘主簿與權壘有石塘久爲水所齧塌頽殆盡
公于舟次見行人病涉溝洫無捍牽輓之夫向

農家悲涕公心惻惻焉廼捐措節省贖鍰薪羨
共若干緡樹以堅木甃以大石築堤四十五里
接壤崑界行旅日夜頌德不去口先是嘉定有
巨奸恨公執法知公秩滿需次銓垣入覲時
以流言尼沮公遂請改教職不與世競天啓癸
亥以服闋補戶部主事歷郎中專理新餉節奉
明旨紀錄優擢乙丑陞薊州兵備叅議時有奴
警猖蹶倉忙就任適莅奸樞崔呈秀桑梓之鄉
呈秀挾魏璫之勢炫赫薰天無敢忤者公獨強

項不阿其黨族家監眈眈于里中多不逞事公
一一按之法又銜公以不請立璫祠而羣小撫
捏浮詞以激呈秀之怒會轉官過都城忽內
降旨坐公驛騷煩擾濫侵倉儲冒試武士矯
詔遣緹騎逮公下詔獄彪弁許顯純嚴刑拷訊
者三死而復甦者再懸賊七千有奇而擬辟矣
薊鎮士民間之而匍匐百里哭泣于前通灣商
旅見之而憤懣不平呼搶于側代輸金錢完贖
公以孱弱書生雞肋脆質當其酷法體無完膚

公天賜集 卷之五
誣坐非辜吞聲飲痛于獄底九死一生含悲恐
辱于園扉其能復覩

天日覆盆獲照也戊辰幸際

聖明御世鑒其沉寃特加憐惜尋復原職得伸
其志焉正人君子翊贊

中興于萬禩云爾

原任薊州兵備陞江西按察司副使胡士
容奏爲謹明得罪之因并陳無罪之實以
仰祈 聖鑒疏

臣以一介謏陋以去歲正月奴圍寧遠適薊
州兵備員缺吏部特疏推臣時事孔棘朝上

夕下臣遂倉忙抵任料理一切兵馬凡在任

十越月一時督師總督餉部巡方諸臣若王
之臣黃運泰閻鳴泰洪如鐘何廷樞劉述祖
等先後舉劾邊道皆謬叙臣勞勩宜膺節鉞

然僅僅量移亦既行矣乃臣生平戇拙不善
 逢迎因忤權奸薊人崔呈秀遂嗾逆璫魏忠
 賢矯旨逮臣于途發鎮撫司許顯純嚴刑
 拷訊備諸苦毒臣雞肋脆質死而復甦者再
 鍛鍊成獄懸坐重賊叅送刑部呈秀又矯
 旨從重擬罪刑部附會擬臣斬辟今蒙

聖恩釋臣之縲臣於萬死一生之中乃幸蒙

皇上高天厚地之賜俾臣一旦得全首領再上

先人丘隴臣感泣涕淋即捐糜無以為報惟

有與耕鑿之民嬉游

聖世日夕焚香以祝

萬壽于無疆耳然臣本無罪刑部既不為臣昭

雪而仍用廠衛羅織懸擬革職此自關臣名

節臣是以不避斧鉞謹披忱瀝血一自嚙于

君父之前伏惟

聖明洞鑒焉蓋自呈秀倚勢逆璫橫淫貪暴其

武斷鄉曲更甚凡官于薊者必出其意所欲

用之人以為爪牙臣非其人心既不快然且

今日說一事明日薦一人如其妾弟宗珏蕭
惟中梁惟卿等則恨臣不詳請爲守備其私
人李蔣鄭冲宇路養吾等則恨臣不錄用爲
中軍以巨蠹路冲霄爲膺犬則恨臣之置彼
于法廣占草場田連萬頃則恨臣之派及其
差諸如此類難以悉數獨其獻媚逆璫欲建
生祠于薊恨臣不聽則遂以此激怒逆璫于
臣行次潞河時而嗾鴛璫許秉彝一旦構誣
臣以騷擾驛遞刑部以此懸坐臣罪則臣不

容不辯者凡監司官例得乘驛臣備員司道
安得捏稱騷擾比臣至潞河有迎新道臣之
馬適與臣會而遂槩誣爲臣之馬又臣有門
下官丁平日感臣撫馭之恩相率遠近送臣
自騎其馬臣曾再三嚴拒其來而不得即彼
隨臣後行臣亦不知是在官下方以爲感臣
之德而在誣者以此按臣之罪豈不寃哉即
呈秀矯令兵部回奏兵部亦稱馬在潞河若
干良鄉即少一百至涿州又少數十此言雖

尚多附會而要其構誣之情已窮臣之原無
 騷擾亦甚明矣設令臣果有騷擾則當時該
 地方撫按何以不見參論而僅執此暗入之
 流言權奸之矯旨謂可據以罪臣乎伏見
 我

皇上聖慈神武明並日月昨恩詔內云不許
 戡番之徒妄拿誣陷此殆若為臣發矣今又
 伏奉明旨云廠衛深文附會鍛鍊深可痛
 恨豈非明見臣等之含冤被屈而庸是矜恤

哉如刑部所言是尚用廠衛誣陷之詞而背
 痛恨深文之旨矣此不過畏呈秀之餘燄
 謂呈秀一日在即尚可以制臣一日之命故
 明知臣無罪而不敢並以矜全請耳若呈秀
 早死臣固知刑部之亦必以不附權勢為臣
 獎借也蓋臣在薊凡臣前後左右誰非呈秀
 所以伺察臣而制臣之人如臣別有不肖不
 知幾時為呈秀之所發矣乃能待及臣瀕行
 時而始構此無端之誣陷哉伏乞

皇上俯賜慈答試問薊州士民臣以二月離任

而後來道臣即以三月建祠繪像袞冕彼宗

珏文忠輩非開府之材官則巖關之將領而

微臣所以得罪之因益可見也不然者臣原

無騷擾之事而懸坐臣以革職之科無論非

持法之平無以服臣心亦甚仰負

皇上所以培士節而廣浩蕩之德意矣臣行

矣循分不敢言當茲

聖明在宥人人競自耀于光明臣有寃未剖乃

冒不明不白之罪而行又義之所不容默也

第荷

聖明鑒臣之誣憐其無罪臣既幸生得為艸莽

之臣從長林豐卉倘不即填溝壑皆臣詠歌

德化之日拜舞祝

聖之年也臣無任惶悚感激之至

伏讀劉春卿疏云崔呈秀挾魏忠賢之權

以重者也故夫忤之者必君子附之者必

小人又云當今賢奸之辨第以魏忠賢崔

呈秀爲公案而忤者附者之案亦定至哉
言乎士容不敢當于君子然而竊受忤者
之摧折廢滅矣

